

思绪随白云飘游

□ 杨廷松

田野肃静在落日余晖下，北风以其锋利的纯净，洒下白霜在夜里的草木丛和屋顶的瓦片上。

在此之前，闲人四处传播说今年不会有雨水，也不会有寒冬。并将自己打扮成未卜先知的神仙，传出谣言说，壬寅年旱灾严重，等到明年三月份才有雨落。

大地久旱的每个黄昏，人们高谈阔论着重大命题。这不，小雪节气，人们还穿着单衣在田地里干活。今年的天气很特别，古人“十月无霜地也寒”的经验不灵了。

然而，大地有灵气。终于迎来了“天无绝人之路”。

忽然一天一夜的北风呼啸，将人们赶进

自己的房子里关起门闭着窗户寻找取暖器。

寒潮来袭，带来雨雪。谎言、谣言不攻自破，闲人将碎嘴转向别处去了。

你穿上你的羽绒服，我披上我的外套，我带着我的灵魂，悠闲地踱步在这荒凉而沉静的湖洲上。

落日的上空，一片玫瑰色的云在飘洒着雨丝。阴晴恍惚的冬月傍晚，我想念那一弯新月。

瞧那发亮的第一颗星，接着闪烁着那么多——让人眼花缭乱，让人感动，它们正向大地朗诵着光闪闪的理想爱情。

落日之后，在这崇高的纯净的无月之夜，我沉浸在一片沉静、灿烂、安宁的期待中。

寂寞。寂寞常使人烦躁。可是我又不愿意去外面散步，散步也孤单。这不工作，无所事事的日子并没有让我有轻松愉快的感觉。甚至连书本都不愿意翻开。

我暗暗思忖，一个人的晚年生活是不是原本就这样子？可是我并不想有个伙伴什么的。我究竟忧虑、恐惧什么？

但是，在这无所事事的日子为啥不时产生负疚感？可我一路上都是竭尽所能做每

一件事，作为平凡的人，我没有什么可以责怪自己的。这究竟为什么？或许是平凡的人老想着不平凡的事情吧。

眼前的一切：人、事物和地方，不再会激起我的好奇心，也无法满足我对生活美和善的憧憬。然而，我并不想到远方去亲眼看看更美好和完善的生活。看来，这是自身的顽固不化和刚愎自用带来的寂寞。

如果心里只有物质财富的贪婪与攀比，那么这世上几乎都是穷人。贫富并不在身旁，更重要的是内心。

所以古人又用“知足常乐”来调节人们的心穷。又用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来缓和人的焦虑情绪。富贵与贫穷，快乐与痛苦，欢笑与哭泣……伴随着人的一生。

说穷。古人说，人穷三分冷；心穷七分苦。这穷，除了物质财富，更有别的内涵。

冷与苦，则是自我感觉的事情。我们看不到别人的愁与苦。我们只对自己的不幸关心、惶惑、放大、感到苦楚。

越贪婪，就越穷。越攀比，就越窘。

即便是冬天，阳光也会耐心地撒下一股干草的香味。

一阵微风吹过，水面的波纹就活跃起来了。

一片云遮住了太阳，随即又飘走了。

此刻，我心头充满着一种坦诚而又自由的快乐。空气中透着寒冷，有隆冬的感觉。到处有柔弱的阳光蕴含着春天的微笑。我是谁？我来做什么？我只能将闲暇的时光投入这河水和冬天的阳光游戏之中。指间的香烟在燃烧，化作一股惬意和激情，萦绕在我的双肩。望见了天空，就想起了闲云野鹤。

轻松愉快来得快去得也快。人生在世究竟无法逃脱这尘世的罗网。

生命是短暂的，虚掷光阴是犯罪。这意思谁都懂，却不会往深处想。感觉有一种焦虑压迫着我，那就是许多瞬间正像水银一样从我指缝间流走了。

这阳光，这阴影，这来自于冬季寒潮的霜冻，一切都写在草木上，写在情绪上。

我很想认识自己，在落日余晖下，在岁月深处。

如今我希望的不再是旧时的梦，而是深深浅浅的笑。

应当以所有的姿态去眷恋世界，以所有的怜悯去感激眷恋的人。

常常听到有人用“不善良”“不道德”这些词语谴责他人。我的理解是：说这话的人，更需要善良和道德。敢于正视和审视自己，才是大智大勇的人。

当然，我并不肯定我说得对。有些时候，我的思绪随着白云飘游。世上有很多存在于对与错之间的事。我们生活在匆匆忙忙的人们中间，应当多考虑自己所说的话和所做的是否合乎人情、朴实和单纯。更重要的是真诚。所以我们要努力为之上下而求索。



桑葚如血

□ 沈明明

《诗经·氓》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这是一位女性的自言自语，从所言内容推断，她应该是一位植桑养蚕缫丝织布的家庭妇女。她在抱怨她的丈夫，抱怨他对她始乱终弃，抱怨他对她不负责任。她擅长喻比，自比桑叶，桑叶年轻时，鲜嫩可口；老了呢，则枯黄飘落。意思是，她曾年轻漂亮，招来男人们的垂涎；而嫁人为妇三年后，男人对她再也提不起兴趣了，不再正眼看她。她甚至由此得出结论，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这位女性，还有一个判断，那就是斑鸠跟男人一样好色，而桑葚这种果子，最能点燃激情。因此，她建议，斑鸠啊斑鸠，你应该离桑葚远点！

这位愤愤不平的妇人已经长眠千年，而她抱怨的声音，却穿越千年，依然不时在今天的男人们耳边响起。只是这位妇人的那个判断，桑葚能助燃性欲，能否真的成立，却要打个问号。

朋友热情邀约，几天前，三五好友驱车庐山西海，桑葚果园正在丰收。一边采摘，一边品尝，酸甜适口，满嘴发乌。时鲜果蔬，永远的美味。内心赞叹，舌尖上的中国，桑葚应该拥有自己的位置。

品味桑葚，又能品出另一种心绪来。

桑葚，民间一般称为“桑子”，字义很清楚，桑树生出的儿子。远古的中国，便开始了农桑之旅。农桑活动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正因为此，百姓房前屋后，都会栽种桑

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同理，前人栽树，后人受益。看着爷爷奶奶母亲栽种的桑树梓树依然挺拔，依然郁郁葱葱，后人内心必定涌动着对前人的感动和感激，以及那些不可抹去的回忆和思念。“桑子”的叫法，就有了后人自称的更深含义。《诗经·小雅》中有这样一句话：“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意思是说，在前人栽种的桑树梓树面前，后人应当毕恭毕敬。“桑梓”一说，便衍生出更加丰富的蕴含，那就是故乡之恋和家园情怀。

正是因为故园之恋，那一年，“误落尘网三十年”的陶渊明，得以猛然醒悟，弃官回家，家园的景致真好：“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是的，有家必得有桑，桑树，是家园的地标。他还亲手植桑树：“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并且，坚信自己本来就是“田桑”人：“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已应阳。正尔不能得，衰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虽说，田桑生活，有些辛劳，有些简朴，但是，有田桑的指望，有美酒的抚慰，有精神的自在，日子，大致还是舒畅的。

具有田桑情结的，何止陶渊明等人？回望历史，不难发现，田桑情结，其实是我们民族历史沉淀的集体意识和集体心态。

艳阳下，桑葚如血，颗颗粒粒，形态虽小，却究竟凝聚了多少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于其中？桑葚，也许不能助燃爱欲，却可以助燃人们的家国情怀，让人们慎终追远，去品味，去追思农桑文明创造过程中的那些鲜活往事……

面对如血桑葚，你是不是换了一种心情？

我不是沙漠的沙

□ 刘劲楠

我不是鸣沙山的沙
也不是茶卡盐湖的盐
我只是蛰伏的蜗牛
而你乐意把米老鼠当作我的昵称
当你把我的名字镌刻到白杨木
从那一刻起
我便能听见漫漫黄沙之中的大漠驼铃
我便能看见皑皑白盐之上的天空之镜

蜗牛也有七彩丹霞般的遐想

还有敦煌莫高窟的飞天梦
一张寄给米老鼠的明信片
来自天下第一雄关的祝福
更让蜗牛有了驰骋沙场的想象
也让米老鼠有了对一马平川的向往
而碧绿的草原和湛蓝的天空
无疑也是一种诱惑
你说 想去的地方总有一天会抵达

沙漠无边无涯

盐湖无垠无际
在不同的经纬度
日照时间再长
也晒不干湿漉漉的情愫
因为心中有汨汨涌流的月牙泉

夜未央
我在灯火阑珊的出口守候
于熙熙攘攘中
一眼就能辨认出睽违的身影

梦回唐朝
你幻化为西域公主
伴着驼铃来自大漠深处

一粒沙总能与另一粒沙相遇
一粒盐总能与另一粒盐相融
你选择了远方
我选择了诗
而我最终还是一粒沙
但我不是沙漠的沙